



靈魂的鄉愁（一）

文 / 幸知之

夢尋故鄉 還記得當年出國留學時，在北京機場和親人告別的情景，正是“執手相看淚眼，竟無語凝咽”。當飛機呼嘯著沖上雲天，我覺得自己像一棵小樹，正被連根拔起，頭重腳輕，有撕心裂肺般的疼痛。望著舷窗外漸行漸遠的祖國山水，酸楚的淚水不住地湧出眼眶。就這樣，自己竟成了無根的飄萍，隨風而去，從此浪跡天涯。於是，故鄉的山水，便幻化成一幅幅或清晰或模糊的畫面，縈繞在腦際，浮現在夢中，終於凝成了“剪不斷、理還亂”的鄉愁。

“日暮鄉關何處是？煙波江上使人愁。”千百年來，唐代崔顥的這首《黃鶴樓》，唱出了多少遊子的離情別緒啊！當我在沉沉暮色中站在安大略湖畔，眺望水天一色的遠方，也不只一次對天發問：“故鄉啊，你在哪裡？”思鄉，是一種本能。“狐死首丘”，“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”（陶淵明）都在說著同樣的故事。動物尚且戀家，何況萬物之靈的人呢？中國人重鄉情。我們有安土重遷的傳統，有“父母在，不遠遊”的古訓。而思鄉，則是每一個天涯遊子共同的心理律動。無論身在何方，靈魂似乎永遠走不出故鄉的古道、村寨、里弄、小巷。“跨一步，便成鄉愁。”（劉墉）信哉斯言！

可是，曾幾何時，故鄉在我的心目中，卻是一個矛盾的情結，一個必須跳出的“陷阱”。我的生命源於斯，長於斯；故鄉的平疇、山崗、小溪、池塘，都滋養過我的生命。可是，我躁動的靈魂卻不滿足於故鄉的貧瘠和閉塞，更不甘於她的平淡和單調。於是，我打起行囊，懷著成長的希望，義無反顧地開始遠足。我不斷變換著生命的座標，苦苦地尋找著新的天地，從此，也遍嘗“無根浮萍”的滋味。異域漂泊多年，鄉音未改，鬢毛已衰。一身風塵，滿心疲憊，然行囊空空。攥在手中的那些東西，又是那麼輕飄飄微不足道，彷彿一撒手便會逝去無蹤。當熟悉的故鄉山水只能神交在夢中；當親友的聲音、形象變成了一個個模糊的電子訊號；當自己在寄居地成了

少數民族，自己的母語成了外語，自己熟悉的文化也變為異類文化，守望故鄉的心靈便充滿了憂傷和惆悵。夜闌人靜之時，經不住靈魂一次次的拷問，我也曾對自己說：“走了許多的路，我已厭倦漂泊。回家吧！”可是，哪裡是家園？何處是歸程？家園依然在夢中。一次漂泊結束，又一次的漂泊便要開始。家園似乎永遠在途中。

為何流浪 “不要問我從哪裡來，我的故鄉在遠方，為什麼流浪？為什麼流浪遠方？……”還記得當年這首纏綿哀怨的歌曲如何撥動我的心弦——那是三毛的悲歌。可是，那時的我，分明就站在故鄉的土地上啊！故鄉的山水正環繞著我，濃濃的鄉情正滋潤著我。為什麼自己竟被這似乎與己無關的思鄉曲感動得潸然淚下呢？漸漸地，我明白了，那是因為我的心在流浪。“漂泊無寄”之感，是一種失去根基的不安定感，它是一種生存的“間離感”和“無定感”的混合物。在我對生命有了清楚的意識之後，這種感覺就一直伴隨著我。對於生我、養我的故鄉而言，我是一個終將離開的“異鄉人”；對於我所求學和創業的京城來說，我是“外鄉人”；對於我負笈留學的加國來說，我則是“外國人”。即使有了城市戶口，甚至有了移民身分，我的心靈仍常常遊離於繁華的都市之外，不住地思念故鄉的山水田園。

然而，當我終於有機會返回到故鄉，獲得的卻是更深的惆悵——兒時的模糊記憶，在物是人非的家園中，卻成了一個個不甚真實的片斷！在老屋前後拍上幾張照片，留作紀念吧。心裡清楚，自己原本就不屬於這裡。故鄉，已不是兒時的模樣，工業化和商業化的浪潮，侵蝕著她的肌體——耕地在迅速減少，污染在急劇加重。我的心靈在那裡也得不到安息。故鄉已沒有了我的位置（連戶口都已取消了）；北京，不過曾是我當年暫時安身立命的地方；而現在寄居的異國都市，也只是謀生的一個所在，我生命旅途的又一個小站。下一站究竟在哪裡？我還不知道。

無家可歸！“生活在別處”！正是現代人精神生活的寫照。人在此鄉，靈魂卻渴望著回歸“別處”的故鄉。“別處”有一個美麗、安寧、豐富、聖潔的所在，和此處污濁、喧囂的世界，形成強烈的對照！返回這樣的故鄉，是人類共同的夢想。不論在世界的哪個角落，人們都在用不同的語言，問著同樣的問題：“何處是人類／莫測高深的歸宿？”（荷爾德林《萊茵頌》）

柏拉圖的回答大致是不錯的。他說，人的靈魂來自一個美好的家園。後來，靈魂離開了家園，來到這個世界，寄居在一個肉體軀殼裡。由於漂泊太久，它竟然忘記了自己來自何處。但是，它仍不時被世界上美好的事物喚醒、感動，因為它知道那些純潔美麗的事物來自它的故鄉。

於是，鄉愁便成了人靈魂深處永恆的感覺。它讓人不辭辛勞地跋涉，去尋找真正的家園。人的生命歷程，就是靈魂尋找它美麗家園的歸程。

按照聖經，人的靈魂來自於永生的上帝，因此它才渴慕永恆的家鄉。聖經說，“神造萬物，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；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。”（《傳道書》3：11）這永生本來是人的屬性之一，因人類犯了悖逆的罪而失去。在離開伊甸園後，人類便失去了家鄉，成為地上的客旅。從此，我們的心靈無處停泊，我們的靈魂無所安息。地上的一切都無法使我們長久滿足，因為地上沒有任何東西具有永恆的價值。我們在地上所收穫的，除了虛空，還是虛空。

“永久居民” 有誰敢說自己是這個世界的“永久居民”呢？很多年前，當我終於獲得加拿大“永久居民”身分時，曾經喜不自禁，以為從此就可以在這塊美麗富饒的土地上，“永久”居住下去了！可是，轉念一想，多久是“永久”呢？從我們獲得“永久居民”身分，到死亡，這段時間夠得上“永久”嗎？答案令我吃了一驚，而且感到有點兒悲涼。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算得上永久居民，我們都是被放逐者，是寄居塵世的客旅。而那個被天使用火焰的劍把守、不許我們歸去的地方，才是我們真正的故鄉。

當年，雅各帶著一家老小逃難到埃及，當法老問起他的年紀，他回答說：“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歲。”大衛也承認，“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與我們列祖一樣。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，不能長存。”他們都清楚地知道，這個世界並非久居之地，他們有一個更美好的家鄉，在天上。

回歸，是人從靈魂深處發出的的共同呼求：故鄉啊，故鄉，何時才能回到你身旁？（待續）

作者來自北京，現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工作。

（原載“海外校園”2008年12期〈總第九十二期〉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）



海嘯

文 / 楊俊宇

花的芳香是擴散的
向著四面八方
而人的愛卻不是
這是讓我羞愧的一個發現

這世界是個喧囂的廢墟
巨大的冷漠來自於我們自己
就像海嘯中的普吉島
人必須經歷自己內心的海嘯

拯救卻只來自於神
在廢墟中甦醒
是一種驚天動地的幸福

花香使我不再羞愧
它告訴我要把愛傳出去
向著四面八方

作者寫詩十餘年，作品曾在《詩刊》、《詩歌月報》等刊物上發表。

十字架上

文 / 易翔

偷盜的和拯救的，同被破碎、離棄。
血和淚，紛紛噴湧而出。衝向
三種色彩：陰暗或光亮，或正趨光明。

中間的，是你：我的主。
你在為鞭打和釘死自己的祈禱：
父啊，饒恕他們吧！
一人正對此譏諷。一人卻開始
低下昂揚多年也走失多年的頭顱。

最後的晚風。吹破億萬人的皮肉和骨頭。
其中，誰恣意要永遠迷狂，誰又
最後緊緊抓住了自己？
左邊的和右邊的，曾經都是我；
如今我又願意成為誰？

兩千年了。這片鐘聲始終沉重，
分分秒秒逼迫靈魂。是時候了！
古老的十架上，一隻鴿子
打開我二十年啞默的口舌和魂靈：
我願穿過你的肉和血死去，
與你同活，我願背起你的十字架而行。

作者出生於湖南岳陽一個小縣城，目前就讀於吉林省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。

（以上兩首詩歌原載“海外校園”2007年12期〈總第八十六期〉，版權為原刊物所有）